

鄭恩普落髮爲僧

北投中正山下靈山大慈寺的興慈老和尚於本月（六十九年九月）十四日圓寂了，佛教說圓寂就是解脫，解脫了一切痛苦，到達彼岸。老和尚現年八十八歲了，早逾耄耋之年，已經是高壽了。

梅長齡先生爲他張羅，九月三十日下午在善導寺舉行追思法會，要我寫一篇紀念文。興慈老和尚俗名鄭春揚，字恩普，河南南陽除旗鎮人。朋友們多知鄭恩普，而不知鄭春揚。我和他是四十多年的朋友、同志，他一生堅貞愛國，冒險犯難的精神，令人欽佩。爰匆草此文，以爲紀念。

民國二十八年夏，我奉戴雨農將軍命，督察軍統局華北敵後工作。預定地區是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、太原、張家口、大同、歸綏。這些地方，都有軍統局的組織和秘密電台。由重慶飛香港，乘郵輪抵滬，正好是七月七日。七七事變二週年。回到北平家中，已經七月中旬了。

抗戰初期，天津英租界有一個中央核准成立的抗戰組織「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」。曾澈兄陪我訪辦事處時，祇會晤到王若儔和鄭恩普，鄭恩普經常在那裏辦公，成爲辦事處的臺柱。那時他四十七歲，我三十四歲。我們雖是初次見面，但却一見如故。工作進行雖然困難，彼此仍是充滿信心。

八月下旬，我在北平得悉，中秋過後第二天，天津區長曾澈、組長陳賓一被日本憲兵隊秘密逮捕，行

動組長王文、軍事專員鄭恩普及石慧麟等同志也先後被捕了。

鄭恩普被捕後，押在北平砲局胡同監牢裏。遭受日本憲兵隊非刑拷打，逼取口供。多次毒打，他執節不屈。最使他難以忍受的，是往肚裏灌水，灌到肚漲如鼓，一人站在肚上蹦跳，肚痛欲裂，痛苦萬分，但也沒有逼出一句口供。

「日本人來中國，」憲兵軍曹問他：「旨在中日兩國共存共榮，你爲什麼要反日？」

「日本侵略中國，」鄭恩普說：「榮的是日本，亡的是中國，什麼共存共榮？假如中國侵略日本，中國軍隊踐踏日本東京，日本必然也要抗戰。你如果不抵抗，你就不是日本人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」鄭恩普又說：「你們可以摧殘我的身體，不能屈服我的意志。」

鄭恩普浩氣凜然，日本憲兵隊終於敬服，以後才不再用刑。

鄭恩普早年作過王天縱的學生隊隊長，後參加樊鍾秀的「建國豫軍」，這個名稱是國父給他們的。樊鍾秀很了不起，他的隊伍可以從河南一直打到廣東，幫助國父討伐陳炯明，再從廣東打回河南，這麼長的路程，經過數省，一點損失也沒有。軍隊團結力之強，可以想見。鄭恩普參加過這樣的部隊，他的軍事經驗素養，自然不同凡俗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國父北上，他在北平晉謁國父。國父病已很沉重，因爲他是建國豫軍的重要將領，慰勉有加。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他又追隨先總統蔣公北伐，在濟南遇上五三慘案。日本軍閥福田亟力阻撓北伐，沒有成功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鄭恩普曾任新編第三軍軍長。

大陸情況逆轉，鄭恩普迎接甘珠瓦爾呼圖克圖活佛來臺，專心向佛，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）受戒爲僧，靈山大慈寺賴以開山。鄭恩普將軍一生矢忠爲國，垂老遁空皈依佛祖，功德無量，自必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（載：六十九年九月四日中央日報副刊）

